

集部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一

宋 周孚 撰

春秋講義

春秋

聖人之經其所以為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為易書之為書詩之為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為之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

以為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不在其名也

元年

春秋之始乎隱先儒之説不勝其繁也盖東遷於孝公之末年孝公沒而惠公立春秋作於惠之元年可也舍惠而隱此先儒之所以紛紛也至唐啖氏始曰惠公二年而平王遷其説比之先儒雖不為鑿然考之太史遷之紀則無傳焉不知其何以得此也吾獨以歐陽子之説為實其言曰昔孔子老而著書並以法世而已故據

其所得而修之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歐陽子之學簡易明白不爲苟學以亂經予患是學之不明久矣故願與諸君盡心焉

春王正月

正月周之正月也周以建子爲正而春秋從之何也曰春秋魯史也魯史以周正紀月理也何以知其用周正也曰春秋嘗書十月隕霜殺菽矣又嘗書三月無氷矣十月而霜三月而無氷以令之歷推之非異也以是知

其用周正也然則夫子之語顏子則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為一王法則用周正而不改何也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而輒易正朔是僭也春秋嘗疾吴楚之僭而夷之其肯自蹈之乎曰孟子以為春秋天子之事而令之說者則曰夏時之正夫子語顏子矣而春秋之所書蓋見諸行事者也又何也嘗曰以賞善罰惡以示勸懲此天子之所當為而春秋所由作也亦豈必改周之法而自為法哉夫孰聖人之言不求

其意之所在輒附會以施於經其說雖美而於義未必安此近世學者之蔽也吾之言質諸聖人而已令說則吾不知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儀父邾子克也春秋之法附庸之君例書字其與公盟正乎曰天子在上諸侯相盟非正也曰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法及其禮儀自周公以來未有改也而春秋非之奈何曰先王之盛時設牧伯以長諸

侯其協者牧伯聽之而聞於王王予奪之未始容其私相盟也諸侯而相盟則王何在焉子以為周公之全書乎

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不書弟也其書克以力勝之也弟之不弟所以罪鄭伯也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得其誅管蔡亦不遺餘力矣而後世不以為非則鄭伯何罪焉曰管蔡之封非周公為之也其討之者非周公私之也管蔡誅而後王室

安此周公之心也段之居京莊公之封其完聚繕甲兵莊公縱之迨其惡稔而後加之以兵莊公之心安在哉司馬懿之誅曹爽亦猶是也而謂與周公同乎將仲子叔于田之詩序俱以為刺莊公是亦春秋之法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魯侯之妾也左氏公羊子以為惠公穀梁子以為孝公魯史亡久矣是不可考然其為妾則一也何以知其為妾以僖公成風知之成風莊公妾也春秋于秦人

媵也其書之之辭與此同以是知其為妾也然則穀梁子之説可從矣曰不敢必也若二傳何寧闕之以俟後之君子雖然春秋之義初不係乎此也天子以禮維持諸侯者也令以非禮而媵人之妾是有短垣而自踰之也然則春秋無貶辭何也曰實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九月公及宋人盟于宿

宋書人微者也以公及微者魯之恥也宋之會季孫以公命命叔孫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

也豹猶恥與邾滕之君伍公甘與宋之微者盟公以為禮乎魯之不振昉于此矣

祭伯來

祭畿內諸侯而朝于魯魯安受之俱罪也不言朝不與朝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彼以是親魯魯不朝王而祭朝魯可乎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祭伯於是失先後之序矣

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大夫卒日與不日有義乎曰春秋因舊史以成書日與不日舊史之文也聖人何容心焉曰今之學者以是分君臣恩禮之厚薄可從歟曰春秋書大夫之卒者三十有一其不日者四而在隱公之世者三人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史之闕遺者多矣聖人安得而盡知之三家之專魯其權迫君叔孫得臣之卒而宣公獨不加之禮乎恐非其實也學者知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則不固矣

二年公會戎于潛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公之會戎有愧於周公多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無義戰凡兵之志皆譏也入者弗受也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大夫之未命者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秋盟隱公之從戎也亦甚矣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禦之之術尚可考也委而不修汲汲然與之盟此

春秋所以譏之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故逆女亦必以卿或曰親迎于渭文王為諸侯之禮也春秋書此譏不親迎也曰渭周之竟也故文王逆于竟上為得禮且使晉娶于齊必責之委宗廟社稷之重經時不反而行親迎之禮其可乎先王制禮不如是之迂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魯史之闕文歟曰非也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謂魯史之闕文可也今三傳異辭左氏之例不可非而二傳之說則自不敢以為是豈春秋之實乎春秋雖曰聖人筆削之書而指為有所譏刺初不敢載之簡牘也弟子口相傳授久而失其傳者有矣故其書有師授之久而訛者此是也有秦火之後俄而亡之者陸淳所謂夏五是也例以為魯史闕文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鄭人伐衛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以是為君氏二傳以為尹氏捨左氏而從二傳何也曰經之書尹氏則有之矣而以君之母為君氏則未之聞也古之仕者世其祿而已官人以世商之所以亡也而周循之春秋可得不書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賻而周求之俱非正也武氏子者大夫之未命者也父喪已終宜嗣父位而平王崩冢宰不敢命大夫故猶曰武氏子其不稱使亦猶是也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一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二

宋 周孚 撰

策問

問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古之制也雖然平治之世官有常職職有常守人臣能盡其職足矣茍欲人人而責之功功立而加之賞則後先之間日更月易以求效於職之外於事未見有濟而其獘有不可勝言者此王成之欺所以得售於漢也且又有疑焉夫世所謂功不過理

財而使之豐治兵而使之精職業修而欺獘絶耳信如是則開元之世如張守珪牛仙客者亦當相矣而張九齡力以為不可何耶夫欲使在位者皆趨事以向功不要功以生事如成者不得欺如守珪仙客者不得近推九齡之所言以求合於古之制其何術以能此朝廷方以功擇人諸生其條陳之

問聖人之心不宜有所黨也顔子在陋巷夫子以為賢而長沮桀溺隱荷蓧之不仕其無意於世與顔子初未

見其異也而獨非之何也且所遇之時同其所以處者又同而一予一奪學者將何所折衷或曰三子者素隱行怪者也故得罪於聖人然今以夫子與子路之言考之大概不過世不可辟而仕不可廢爾未嘗有一言及其行怪也是說其可信歟道貴而隱天下之所同也在門人則取之在他人則非之聖人亦有黨乎二三子其別白之

問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孟軻氏之言而後

之言王霸者未嘗不折衷於是也以今考之同力度德武王所以翦商也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所以服諸侯也以為不然觀皇矣之詩周之伐崇者亦不遺餘力矣況於牧野之戰流血漂杵者乎信乎德之役於力也豈文武之造周未純乎王而雜於霸歟抑詩與書夸大一時之功而然歟不則孟軻氏之言妄矣或曰軻之言將以警夫恃力而廢德者夫立說以警世將使人信之也考之於古而不合施之於今而非宜彼亦何自

信哉軻與詩書其言之所謂必有能明之者二三子其條陳之

問禦亂以兵雖聖人不敢廢也戰國之亂極矣孟子以儒道說齊梁之君而其所言者止曰制民之產勿奪其時申庠序之教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無乃緩而不切乎當是時也秦之視諸侯如虎之於肉諸侯無歲不奔命而孟子之言其效常在一世之後諸侯就能用之而秦不爾容也正恐政未及施而兵已傅其國都

矣且以蘇秦之合從才朞年而秦使犀首敗之況於孟子之言乎恱仁義之虚名忘侵凌之實禍此徐偃王之所以亡也而孟子忍為之世言儒者迂闊而不適於用孟子豈亦世之所謂儒乎意其為術必有使吾之政行而秦不忌與秦兵雖至而莫吾害者而世未之聞也幸諸君推明之

問學所以通天下之務學而不通天下之務古者謂之腐儒不足道也然漢之董生於一時之儒可謂傑出矣

三策所陳粹然出於正而後之論之者乃曰緩而不切豈惟董生哉轅固申公守儒而不變者也今考之於傳亦無一語關於世其採當世之利害考往古之得失粲然成文可以施行者惟賈誼鼂錯為然而議者以為申韓之學而不謂之儒也豈所謂儒者俱迂緩而不適於用其適用者必輔以刑名功利之學而後能乎諸君以儒自名朝廷方以有用之學望諸君諸君其將守儒之業而為董生轅固申公耶亦將以迂緩為戒以適用為

急而為賈誼鼂錯耶使其泥而不變則雖言而未必有益於國使其有他術自輔雖曰有用而君子又不與也諸君將以免於斯二者有司願與聞之

問隆古盛時百官修輔一德以事上今詩與書載之詳矣故自百揆時叙推之而至於萬邦黎獻共惟帝臣自召南之大夫節儉正直推之而至於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得人之盛有如此者是以明良之歌棫樸之詩載之於今為後世法恭惟主上知人之哲與舜同克宅厥

心與文王同身爲度聲爲律以表率羣下凡中外之臣任之未嘗不極其才也待之未嘗不盡其禮也其有善者雖纖介必錄而有功者雖九遷其官不恡也是宜精白一心保乂王家而乃有不然者舞智擅權形於戒飭之旨禮義廉耻弛而不立見於邇臣之疏比之習詆謾詭譎之說列於諫官御史之章夫上之所以臨照百官與古之帝王初無異也而彼之世得人之盛如此而今之世乃懷私自便如前所陳者何也雖然先王之治道

之使善者化也革之使正者政也政不行而刑生焉故湯制官刑儆于有位非獨身冒其禁者有罪也其輔佐之者不為之規正則其刑猶墨蓋其嚴如是豈上躬行之化雖至而董正之刑未忍舉歟舜與文王不聞有是刑而百官亦治又何也伊欲在位者承上休德洗濯其心同寅協恭以稱天子所以委任之意不假湯之刑而百僚師師濟濟多士皆如舜文王之時葢必有道矣幸諸君推原之

問以文詞取士隋唐皆然而彌縫其闕使至于正未有如國朝者也昔天聖明道之文嘗弊矣故慶歷之制升策論於詩賦諸經之上使宏博之才無沈滯之歎熈寧元豐之文嘗獘矣故元祐之制以四場之工拙爲去留高下之别使專門之學不得以所長蓋人是二法者皆彌縫斯文使不失其正之術也比年以來士以剽切破碎爲學有失朝廷設科之意邇臣以爲言且條變革之法以獻上重其事方後議之請問諸君今日之文其淪

於獘者何自其使之反諸正者何術慶歷升降之次元祐去取之式不識可舉而行乎抑亦舍是而別立法乎若是者諸君講之熟矣願索言之

𡡉齋鉛刀編卷二十二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三

宋 周孚 撰

記

焦山普濟禪院僧堂記 癸巳

天下之事固有非世智所能測者夫人之情莫不嗇於財而吝於施而土木之功雖縣官猶且難之有司之於民常賦之外有一毫之斂莫不悻悻然見於詞色其有所興作雖計日而督其力尚或不辦也此二者世智之

所能測者也至於浮屠氏則不然天下之民其奉事佛者十室而九貧者敝衣菲食之不給而聞施於佛則往往假貸以自効老而耄者其自奉養有所不忍而持以供僧唯恐其不受也夫如是故郡邑之閒穹樞奧宇隱然相望揔其工而計之官府之力或愧焉是豈世智之所可測哉唯其世智不可測故吾以為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至者而世末之察也潤之焦山普濟禪院予自冠而往游視其寢廬齋宫庖湢之室無一不備獨其僧

堂庳下而隘不能容百人寺之衆以為病迨今二十年矣歷住持者五人而卒不能有所增加也今長老定圜來主是院知衆之不安乎此也乃選其徒普安使經營之探於囊得人之捨於已者錢五十萬以畀安而郡之大姓耆老相勸出金帛以佐其費一年而財辦二年而堂成蓋為屋九楹為錢千八百萬有奇高明宏麗動人心目自足至普濟者無遺憾焉圜嘗為予言曰夫馮虛責實化瓦礫為金碧之區使學道之士得安意肆志而

無偏仄豐涵之歎此世智之所難而吾教之所易也然向之諸師蓋常有是心矣而卒成於吾之手非吾能也物之壞成廢興有數行乎其間數未當然雖殫心弊力終不能益毫末及其至也如反掌然吾於此適承其數而已何勞之有雖然寺之興創悉皆有記予與我厚可强為我記之予以為圜之才能成積年不可成之役一宜書既成矣不自有其功而歸之數二宜書故并書之且使世之人知浮屠氏之教其所以能振起者盖如此

彼呫呫詆之者亦足以自警也

楚州新城記代人

乾道六年春三月詔城山陽命守臣左祐董其事左侯既受命迺營度之兵夫之在道者方半而財用之調於諸州者未全至也會左侯以疾卒天子以事之未集推擇其可當是任者於是光州觀察使陳侯敏自高郵往代之侯既至郡覽視河山知天子所以防患之意而又知役之大費之巨而人不可久勞也迺計工庸差物宜

裁其費之冗者謫其卒之不中程者畚鍤板榦之勞風霜氛霧之毒侯相其早莫而以身率之凡在役者讙以聽命自侯之至為日者百八十有五用人之力總六十一萬有竒而城以成其長四千二十有三步其高二丈有七尺濠之廣如城高之數而殺其一為門六水門二樓櫓機械之用畢具沈沈翼翼視舊之功蓋有加焉時某適從事此邦而侯求文為記某嘗從侯而登周覽四向矣盖淮東諸郡其視以為喉襟者莫逾楚也楚之地

西一舍而羸則淮陰兩清口之所直也北不三里則漕河淮之所滙輸也航清口而下淮逆漕河而上少北而西則鸛水柴周之嘗鑿也自鸛水而南則走高郵維揚道也使有一朝之警而楚之壁壘不嚴守備不具則自固且不暇而欲責其扼吭拊背之功得乎此天子之所以委侯而侯之所以盡瘁也往時淮東宣撫使治所實在楚蓋嘗屯重兵矣後既求成兵不此屯者幾三十年令天子按舊籍復駐師于此而首屬侯焉其責成於侯

者豈淺淺哉侯亦能仰稱上意故於是役也不倚辦不淫費謀之審成之果使上享成利而下無怨言侯可謂忠且才矣夫以侯之忠且才而天子責成之堅苟少須焉則其所成就者豈止楚一城而已哉某敬書其事于石以告來者

樊氏讀書堂記

永陽樊君德明於其所居之前得廢地幅員僅十畝前對歷陽諸山後有坂可眺大木十圍修竹森然度而為

堂面山而背坂堅完爽塏悅可人意既成取六藝百家傳注之書與夫秦漢以来前人所作奇偉譎異之文章皆置其中而君朝莫游息未嘗不在是也則以讀書名其堂而因延安李君清宇求記於予始予自潤適滁過君居見君之伯氏秀實與之語有合予意者既至滁稱之滁人則又聞君好修而力學不妄與人交心固已奇之而清宇又與予善故雖未識君而許之記會予疾未暇作而君来速予文不已迺為之言曰世之學者皆知

書之不可一日廢也然予嘗怪漢之諸儒如韓嬰董生輩止守一經終其身不易以今之士視之不亦淺狹而可笑哉而其事業文章後之人卒未有能過之者夫書豈徒以誦讀乎哉蓋不誘於外故能致思精不役於名故能信古篤唯其如是是以書之節會肯綮皆可銖分而縷解之故一書亦足以為吾之用夫書豈徒以誦讀云乎哉此昔之學所以為善而今之學所以為不及也君子於此盍鑑焉夫博而不要其統學者之通患也故予

因記君堂而及之且以自警焉乾道九年夏四月旦

滁州奠枕樓記

乾道八年春濟南辛侯自司農寺簿來守滁時滁人方苦於饑商旅不行市物翔貴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風作惴惴然不自安侯既至釋民之負於官者錢五百八十萬有奇凡商旅之過其郡有輸於官令減舊之十七侯又陶瓦伐木貸民以錢使新其屋以絶火災夏麥大熟商旅坌集榷酤之課倍增流亡復還民始蘇侯迺以

公之餘錢取材於西南山役州之閒兵創客邸於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於其上作奠枕樓使民以歲時登臨之是歲秋予客游滁侯為予言其名樓之意曰滁之為州地僻而貧其俗勤於治生而畏官府自力田之外無復外慕故比他郡為易治然處於兩淮之間用兵者之所必爭是以比年以來蒙禍最酷自乾道初元迨今八年矣天子之涵養綏拊兩淮者至矣而滁之水旱相乘凡四載民之復業者十室而四吾來承乏

而政又拙幸國家法令明備循而守之無失闕敗今歲又宜麥而美禾是天相吾民也吾之名是樓非以侈游觀也以誌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須臾之安也予以為如何予以為天下之事常敗於不樂為者夫君子之仕凡事之在民者皆我所當盡力也盡吾力而不成吾無憾焉苟曰吾樂大而狹小豈民望哉今以侯之仕進而較其同列蓋小屈矣人意侯不樂於此也而侯勿惰勿媮以登於治亦可謂賢矣故樓之

役雖小而徯之心其規規然在民者尚可驗也夫敏以行之不倦以終之古之政也其可無傳哉故予樂為之書十月三日左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學教授濟北周孚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四

宋 周孚 撰

記

金山重建南水陸堂記

乾道九年金山寺之南水陸堂成予所善僧慧海為山之衆來乞文以為記予問其堂之制并其工用之幾何曰堂衡七楹從十有二楹兩廡視堂衡之數而增其三總為屋二十有九凡吾教之所嚴事與所振拔者咸肖

其狀於壁總為像七百有六若木若石若金碧之飾若雕鏤之巧總為工萬有三千計材於三月之庚子而用工於五月之庚申至九月朔而告成總為日百八十有八問其財之所自出曰令長老印公儲其人施於已者凡三年得千一百萬而堂成又求於衆得二百萬而像設具予歎息曰不私其有推以福於人又能與人同其善是實可紀也乃為之記夫佛之教雖為世所趨向而其塔廟之在四方者亦或隆替不常是何也蓋道不虛

行必待其有能以是鼓舞斯人者固能若是與也自予居於潤閱茲山之主者亦多矣或因陋就寡支傾補壞以苟歲時或有興作之心而人不信以私自蠹卒壞于成而比年以來土木之功蓋未嘗輟也故其奉賜詩者有閣待游觀者有臺休老疾者有堂而又面江之陽為門者三並山之脇為浮屠者二至於外廊内寢咸闢而新之費蓋巨萬而又及於茲堂也其雄甚壯麗駸駸乎熙豐之舊矣是皆積年之所兾而不可得者夫成壞以

數其所以成壞則以人自古以來可覆也然予聞諸里人玆山當大江之衝風水相搏主者難以久自達觀穎公而枚數之其歷年多而人信之者惟佛印元公與今印為然也則其所成就蓋有陰相而黙賛之者矣而人何足以見之雖然印得道於中峯民公而圜悟勤公之孫也彼其中蓋寂然而無所營泊然而無所慕雖草彌堂下而莫之顧者也而予迺以其有為者言之予亦陋矣淳熙元年四月十日廸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學教授

周孚記

建康府句容縣圓寂寺記

句容縣之西南三十有五里有山曰赤山曩時邑民之避亂者常棲焉羣盜旁午而卒無患相謂山之神有以相我願致力於佛以報神惠會比丘景倫自溧水來止於其縣之香林院衆素聞其名相與出錢買地於山之陽以留之而知縣事鄒惟叙助為之請且言於府已以紹興詔書移故圓寂寺之額於此知府事葉公夢得許

之方芟夷蓬藋規度庭宇而景倫卒景倫之徒道悳來主寺事而同門道忠實佽助之二人惡衣菲食檀施之人雖一錢不敢私通倫之世二十有九年而寺始成葢有殿以嚴像設有室以安勤舊有堂以待方來之衆寢廬齋庖各以其序而瓦甓金石之用丹堊髹彤之飾又皆稱其事也道悳圖其寺之所在而以書來言曰此邑中耆舊之願而先師之所未能成者也今幸成矣願乞文以為記予發書按圖為之歎息夫天下之事方其勢

之可以亟成也孰不願徼幸焉茍或事與意相齟齬而歲月不可冀則色倦神沮以他為解甚者釋之而去委其責於人惟其如是故事卒不立令是縣介於兩州之間而地又僻且縣之籍初未嘗有是寺也歷年之久向之願施者凋零略盡後生晚出疑笑者半愿不撓不隨獨能有成嗟亦勞矣故吾於此有感焉愿持律嚴甚其學者詵詵奉其教不敢少犯是寺之興蓋未易量也故予記之圓寂本梁同泰寺治平間始賜今名云

蒙庵記

浮屠鑒公初主蘇之瑞光院名其燕坐之室曰蒙庵既去瑞光則曰東西南北法身皆然而吾庵何遷哉故凡所至輒以是榜其室戊子之夏與予遇於江上予數過之指其室頗有述也余曰子何取於是名哉子之教號曰大圓鏡智而見性如隔羅縠如來猶訶之奈何子之自託於是也且子豈真昧昧而無識者而學佛者亦豈必如盲如聾而後謂之得道哉子之於衆亦有緣矣使

子而果蒙也則彼何所賴子故吾以是疑子也雖然子之意則有在矣子學博而知守之以約行高而知持之以晦其於物也無所麗其於時也無所競則其退託於是者蓋將以警諸徒也吾其為子記之使世之人讀吾之言則知佛之學不以昏昏默默無所識别為賢而觀子之所以自處則知講張夸大之說不足信而睢盱自矜之心不萌於中亦教之一助也鑒犍為人初為士舍而學佛得法於應菴華禪師與之語猶不忘儒也間出

其贊佛之文示予理遂而語工予是以與之遊九月日記

蠧齋鉛刀編卷二十四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五

宋 周孚 撰

序

送李清宇序

予有俱生之疾言而觸忌行而掐殃置之荆棘而不之懼示之文繡而不之愛其詳不可得言而見於外者其證若是予知之久矣而未之能革也延安李君清宇予始識之於滁與之語歡甚視其所去取與所趨避鮮有

不與予同者蓋其疾猶予也是以出官十年而窮愈甚予嘗以是問之則曰吾何憂焉此汲長孺之戇而朱游之直也吾得從二子游足矣今年春過予於儀真曰吾官期至吾願見子而行且獨無以告我乎噫吾之言豈能有助於子哉雖然語有之溺人必笑今吾與子舍常珍而嗜土炭亦已久矣蓋積瘕潛痼固結而不可療者也獨不以是為憂而乃以得附二子為喜子亦窮矣哉且二子之時其富貴利達百倍於二子者皆是也是其

為術必以二子為戒然自今觀之二子之病在當時則謂之痼比之呻吟號呼迨今未已如平津安昌侯輩孰輕孰重世必有能辨之者矣故予因子之行而出是言使人知予與子其窮而不悔者蓋如此以自勵焉

宋廓字子大序

下邳宋廓以其名來求字於余余字之曰子大而告之曰吾聞古之言曰張小使大之謂廓甚矣小之為害也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是二者人初豈願其

如此哉蓋樂於易售之能溺於易習之言自欺之心生於中訑訑之聲音顏色見於外而與善始離矣積而久之其聰明日以蔽而識慮日以闇故卒局促而無所成古之人與人同生於世而其言足以為世訓其行足以為世法非有他也主之以誠將之以勤日滋月益以至於此極也吾與子游久矣觀子之所學皆古之道而其志不求合於今之人深居簡出淡然幾與世相忘故易售之能易習之言不足以惑子而自欺之心訑訑之聲音

顔色求之於子無有也俗學之患旣已免矣而吾之所以望子者不止於是也是以顧子大之也質雖美矣而又砥礪焉學雖博矣而又陶汰焉不惰不偷以底於成使後之人咸曰是好大而能為大者不亦多乎古者冠而字祝之辭以申戒之令是禮亡矣然子之請不可虛也故吾為之盡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子勿以吾之愚而易是言也

贈相者游照序

吾有所疑於相久矣未始言之也今試言其略大觀中汪信民官宿州有相之者曰是人當貴外雖羸而內行富晁伯以父聞之曰内行富於古可言今則已矣未期年而信民卒人有常言天之道常與善人如信民者行修於家信著於友亦可以為善人矣而卒如此豈古之為善則天畀之以貴且壽而今則天且賤擲以為不然則晁伯以父之言何自而驗也夫人所信者天耳而天之於人有古今之異吾將孰信乎且是說也古之人有

言之者乎而晁伯以父始言之乎吾皆不能釋也襄陽游照以相名其來儀真屢過吾舍吾與之語其辭云云大抵如昔人之語信民者始也吾疑之今也吾憂之照無以求食方以其術售於人身之泰否視其言之中否古之道已無驗於今斷斷焉守而不變則照之術蓋致窮之具也窮豈照之欲也信於古者乖於今其報固若是也吾何為而不憂踰月而照告行次第吾語以贈之使世之人知古今之異宜雖照之不中未可遽以為誚

且以告吾黨之士庶有知晁伯以父之所以言者焉

非鄭樵詩辯妄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没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

見於予書而其為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檼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為一卷

送湯士美之秀川户曹序

戊子春予始與君之兄朝美遇於鎮江朝美簡而文剛而不犯予固樂從之游焉其後因朝美而識君君之才蓋不愧其兄者也今三年矣其好未始一日替也予竊於世久怒辱而狎侮之者多矣而君兄弟獨加敬焉予

不知其何以得此也令年冬君將赴秀之戶曹掾自句容來别予且乞言以為贈予自眎其言之不足進也而君之請不已嗚呼其可以予之陋而孤君之意哉向予見君之家居也仰有趨俯有諾優游而自適者累年於此矣一旦出而為吏官長之嚴符檄之繁吏民之掀畢萃於前凡事其能盡如人意耶釋家居之樂而任此責君亦少勞矣雖然吾意君有所不能免也夫四民各有業而世禄之家以仕為業者也敬君之事以責其宗此

父兄之教而可忘乎今國家入仕之塗雖不一而公卿大夫之世進而得美名者踵相繼也君之閥閱既不下彼而其才又與之頡頏則雖欲退而不售其族姻親黨蓋推而莫之容也君其可以憚是勞而不行乎夫志於學而不志於用君子謂之固席宴安之樂而隨世家之藉君子謂之陋固與陋豈予所望於君者哉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君其勉之

送楊德駿序

讀書知古人之事業爲可尚居官廉且勤不敢一毫出於法之外與之商榷世故銖分寸别人不可欺而終歸於厚如是者亦足以爲王官矣而吏於州郡十有餘年卒無援之者貧無以養其親迺始閱閱百罹水行數千里舍平生之學而服勤於軍旅之事其故安在以謂自晦其才而不求人知歟則既出而仕且宜其官矣固非不顧知於人者以謂雖知之而拘於法禁不得薦達歟則天子方勤於求賢比年以來外服之吏牧伯以名聞

於朝者衆矣而獨見遺故君之是行吾為之不樂然君不以阨窮為戚而以得養其親為喜問之則曰吾分當然將誰怨蓋君之志其自處者如此吾是以愧其為人天地之數至周必復故否極而亨人之常理也今君之期已過矣安知不有憫其窮而嘉其志抜而升諸公者哉故吾樂為天下網羅人才者道之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五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六

宋　周孚　撰

疏

滿散聖節疏淳熙二年五月以後

毓聖之期寔惟兹日祝釐之典迨于有邦仰憑仙釋之功少伸臣子之頌伏願王靈敷佑百順備成玩心汾水之陽體道大庭之館自南自北一仰重離之明如岡如陵百倍純乾之筴

太上皇帝慶七十開啓疏

帝齡默昇式開祚聖之祥明詔誕頒許效祝釐之敬仰憑仙釋之力少伸臣子之心伏願蛻北辰之常中等南極之遐算凝神道妙探賾物先自七十二君以來始逢盛世宜萬八千歲之永共享殊休

滿散慶七十疏

大德必得壽方開有永之祥率土莫非臣願效無疆之祝祗承詔旨恭詣法筵伏願寶算增崇宸襟沖豫體天

游於汾水訪道妙於崆峒豈惟五文六斡之旋能彌成數將見三統九會之運再數殊祥

功德疏

五百年而生神聖屬逢彌月之祥八千歲而為春秋宜效後天之祝集緇黃之淨侶演仙釋之徽言庶憑不轉之功仰贊無疆之壽伏願高穹錫羡上帝與齡商周歷數之長復見今日文武父子之處有光前人

功德疏

長發其祥將屆生商之旦必得其壽共伸祝聖之誠恭誦寶書仰資睿算伏願乾符襲慶離照重明車書一混於漢封基緒遠符於周歷四方來賀如瞻北極之尊萬壽無疆願比南山之永

代漕司功德疏

皇德惟新固靡容於刻畫帝齡肇昇亦何俟于禱祈輒憑鐘唄之靈少申臣子之願伏願唐虞邈德羲昊齊休喜溢兩宮日上玉巵之壽歡均四海歲陳寶冊之儀

祈晴疏

吏失其職旣惷且愚天降之災當暘而雨原防已決溝澮皆盈緬惟豐凶之期在此旦莫之頃莫知為計輒復有祈伏願排斥陰雲導迎出日苟怨咨之聲不作雖罪𤺋之罰是甘仰冀至慈俯鑒危㒰

祈雨疏

不職之懲冒聞于上常暘之罰波及于民炎風扇災雨不克施烈日造爨稲將或枯雖殫縷縷之詞難述皇皇

之意仰祈真蔭少鑒危誠錫之三日之霖慰此一方之望

請觀音祈雪疏

時雪不應歲律已窮麥雖種而未蘇雪將零而輒散雖吏之有罪不足顧恤而民之無告其忍弃捐伏望大士以廣大心施解脫力少畀盈尺之瑞以寬嗣歲之憂仰冀至慈俯徇微願

祈雪疏

比以時雪愆期方有虞於冒犯至慈育物終不忍於棄捐惟茲疇昔之祥少救垂枯之麥尚冀同雲溥布峇霰載凝仰惟仙聖之靈大副蒸黎之望

觀音殿祈雨疏

去歲之旱民所收無幾補創救敗望在今歲今將夏矣而旱禾之種尚未入土吏民皇皇無所歸命惟我大士憫吏之愚哀民之窮賜以三日之澤以慰一方之望蓋為力雖微而為惠實大惟大士鑒之

寺觀祈雨疏

常暘作沴害將及於麥禾至慈鑒民應不逾於辰浹錫以滂沲之澤俾消旱暵之憂惟是鴻私敢忘昭報尚期終惠以克有秋

觀音殿祈雨疏

某以不才濫長此邦去歲之旱民無食者幾半今歲夏矣而天又不雨農民嗷嗷無以為計拱手待斃某誠何心謹齋心滌慮乞憐于我大士惟大士至慈至聖不遺

我民油然而雲錫以甘澤豈惟無辜之民得被實惠而
不肖之吏亦有以逃其責也大士其鑒之

請靈巖惠應菩薩祈雨疏

去歲之旱亦已亟矣喁喁之民所以不至流散者以種
既入土而西成之際尚兾萬一也今夏將中而雨不至
已種者無自而生未種者拱手待斃是誠可哀也此邦
之人以大士為命興哀飢羸之民赦吏不肖之罪錫之
一雨而使克有秋捨大士將誰望耶謹遣官撰日以告

蝗蝻犯境疏

嘉穀垂成方為農喜飛蝗輒至遽動民憂乃因控告之勤虔致祓禳之禮載惟災起慮重歲饑念吏犯法而生蝻敢忘自咎使田有神而畀火庶免卒痒仰賴至慈俯從私悃

祈雪疏

自夏至冬以旱繼潦歲且盡矣雪猶愆期民將奈何麥未覆塊仰祈真蔭少憫蚩蚩之氓敬詣靈宮（本作法筵）躬布

拳拳之願

請海老住買福疏

正宗淡薄在昔嘗聞叢林淆訛于今尤甚盲枷瞎棒孤負達摩大師銅汁鐵床報答闍羅老子園生木囷山長野于從來自不明心到底都成謗法海公長老叅楊岐之正派憩國一之道場四衆傾依諸天臨鑒不著方便平時笑秀闗西肯判身軀今日看修山主那須擬議便好承當

請寧長老住長蘆疏

達摩道場隳廢幾至八九真歇法嗣零落略無二三要須見在兒孫重續向來香火寧公長老珠能照濁劒可吹毛以枯木寒灰之心唱白雪陽春之曲欲興敗壞政在老成當年奪蹊田之牛是誰懡㦬今日作歸家之鶴更自精神倚俟一來敬伸三請

請行和尚住廣福疏

傳如來心是名善知識瞎衆生眼當墮大阿鼻而況沽

激聲名貪婪利養溺泥老象觸處皆然露地白牛萬中無一伽藍神既云護法吞吐無門闍老子不會容人捜尋有日此非妄語實有明文行公長老嘗為淨社中人應記宗門下事攜山苦口不輟誦持臨濟實情更須點撿見飯喫飯古人可煞安閒將盲引盲智者自宜恐怖續佛壽命作世楷模大家切要惺惺此事不同草草

謝晴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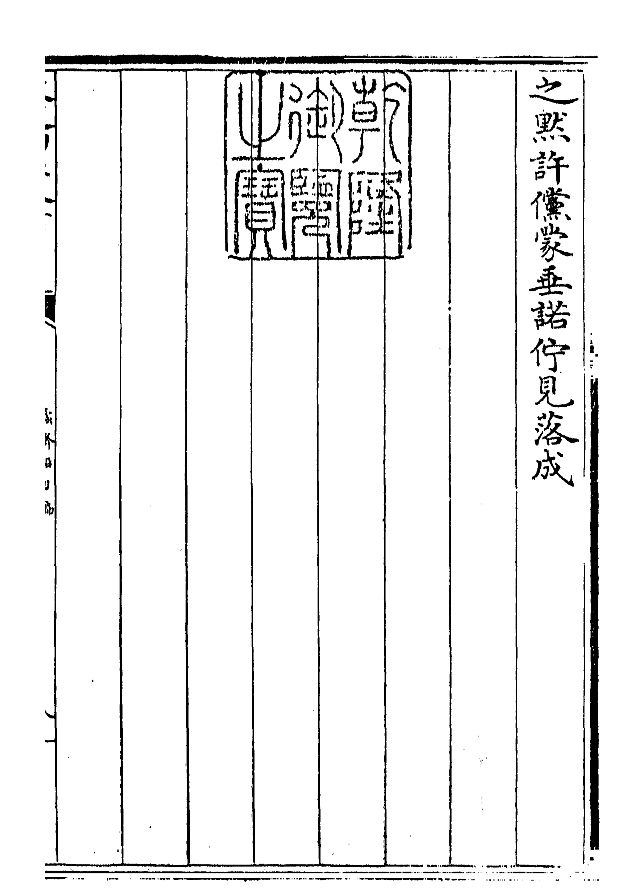
比因淫雨輒控危誠方瀆冒之是憂豈感通之可必劭

寛吏罰遂獲時暘禾無生耳之虞麥有秀岐之望儻囷倉之有積庶婦子之皆寧尚兾殊私克終大恵

重建多景樓䟽

江山故刹尚存梁蜀之遺臺觀危基未復豐熈之舊欲繼承平之迹可亡興作之功普勸邦人同兹勝事宿雲清露嘗闡張祐之詞晚照殘霞不異蘇公之日茍少加於輪奐豈止助於登臨邀江月以同參聽風林之說法唱殊禪師之曲在某甲以難慭賡米襄陽之詩況使君

之黙許儻蒙垂諾佇見落成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七至三十二

拾遺詩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劉清𫔁

欽定四庫全書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七　　　宋　周孚　撰

青詞

衆會青詞

淫為六癘數雖值於今年較以四方罰孰加於此土冬常暘而不雪春積陰以中人呻吟日聞夭折相繼閭巷至於業廢巫覡為之術殫痛矣疚心言之酸鼻必有干於威命致自絕於天年迨今罹災抑亦彌月是以臣等

仰止九闗之邃遂敬陳六祝之辭伏乞特賜憫憐普加矜貸少霽雷霆之怒曲全螻蟻之生一氣不愆大陵之星退舍羣邪自屛時儺之功告成仰瀆高明第增惶切

謝火青詞

材德不稱其殃及民法律有差於占爲火尚賴九闗之聽不遺一介之臣雖譴所加而災無幾臣是用式延真侶敬詣靈場具陳已往之愆少冀方來之福綆缶土塗之備固不敢忘璀璨玉瓚之微其何能報

祈雨青詞

政刑之誤有干陰陽凶豐之期決在朝莫塵蓬勃以翳物氣蘊隆而中人夏苗已空秋穀復槁雖長吏之可罪然下民之何辜伏願俯鑒危衷少回哀眷召神龍於俄頃挫旱魃於屈伸茍焦爍之害既除則流亡之憂可弭傾投五體瞻仰九關

祈雪青詞

巍巍九關豈容屢瀆蚩蚩萬衆是亦可憐麥雖殖而根

已浮雲將合而風輒至雪不應候歲將告凶臣是用仰企崇霄敬陳淨供伏祈至鑒霰先集以告祥庶使新陽民荐饑而得食俯增跼蹐仰冀哀矜

謝火青詞

俾民安堵惟廉范之政不聞仰天乞憐庶裨竈之言有驗恭惟真聖俯狥鄙悰衡風之怒既回飛焰之災遂息謹延淨侶躬詣靈壇已令畢方之妖遠投荒裔敬舉玄冥之祀以答洪休

代人禳病青詞

病恙交攻幾瀕九死精神未泯聊布一言仰祈覆物之仁俯察由衷之請伏念臣某衛生無術卧病有時自去夏以浸離迨令春而愈劇年齡已邁不虞二豎之嬰裴槖半空何翅三醫之謁雖調適之度責之於已而修短之命制之在天驗五行所叙之書適二運互衝之歲苟筮也數也其理不昧則忍然霍然何時可期臣是用望丹陛以馳誠假青詞而請命伏願察其危懇赦其死而

俾生責之後期得以善而自贖永免紛張之咎再為安燕之人

盡齋鉛刀編卷二十七

蠧齋鉛刀編卷二十八

宋 周孚 撰

碑銘

宋故保信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解

公神道碑銘

公解氏諱元字善長保安敷政人始隸鄜延路廣鋭指揮自清澗都虞候改武經郎累遷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江浙制置使司選鋒軍第六正將武功拱衛大夫

忠州團練使神武左軍選鋒軍統領淮東宣撫使司前軍統制翊衛中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真除固州觀察使保順軍承宣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鎮江府御前諸軍都統制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保信軍節度使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薨于軍享年五十四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有六日葬於鎮江丹陽之下邳公在鄜延以勇悍聞韓公世忠奏隷麾下以為選鋒將韓公與苗傅戰臨平以公為先鋒破之追至浦城所將卒獲劉正彦

敵大入浙西從戰皇天蕩兵四合韓公危甚公以它舟
潰圍入擒其千戶一人拔韓公以歸韓公圍建陽兩月
未下公從參知政事孟公庾異道既至視賊城曰可破
也白韓公即其夜命諸軍張火炬攻其東而潛師自西
北隅入賊驚潰別將攻賊呂僉於邵武擒僉以獻賊劉
忠阻澤之白面山張甚朝廷委韓公經畧之韓公命公
先走潭州招賊馬友降之擇其卒二十人以益師官軍
既與敵遇忠建樓山巔置旗其上命其黨視旗所指併

力以戰官軍不能進公選善射者親將以往注射奪其樓忠衆始敗韓公之為淮東宣撫使也方移軍廣陵而敵分兩道進攻一自淮陰移高郵一自天長移大儀韓公自將備大儀募諸將保高郵公請行韓公欲以西軍從公公曰他人之軍非某素隸且將擇利而避難無以責成即日就道名其鄉民徐康使結集沿水民為寨決上河水以繞城城東西南渟不可騎翌日敵自城北魚貫進公以精卒當其前而康以小舟載強弩夾其旁士

分晝戰敵困不支宵遁公追擊至寶應俘其衆二千餘人軍資器械以萬計上嘉歎賞賚與等訖令功爲淮東諸將之冠又與敵首領賈舍人戰於落馬湖破之降其將張潭以四百騎攻敵之劉伶莊破其衆萬餘諸道宣撫使既罷樞密使張公俊奉詔來勞師奏公權都統制諸軍敵復自清河來戰張公檄公清野淮陰山陽移屯高郵公自寶應置柵至邵伯亘二百里與敵相拒者半載敵兵無所掠卒遁去上由是愈知公能卒除公都統

制上方注意於公而公病亟上以手詔諭公曰朕已除卿為保信軍節度使矣盖欲公生知之也曾大父沂大父榮故不仕父青贈武節大夫母薛氏追封太碩人子四人公旣葬二十有九年其弟吉州刺史忠來言曰先兄宜得銘也願有請且以其朕來忠在淮東軍以壯謹知名韓公甞謂之不玷其兄者其言宜不妄銘曰自歲敦洽迨于作噩皇于出師以整亂略公於是時或裨或專鋪敦淮濆如虓虎然天子知之畀以旄節修涂方夷

車軸中折皇之力臣如公有幾壽胡不遐而止於此曹莊之原松柏森然我銘昭之以永其傳

紫夫人墓誌銘

崇國太夫人紫氏世為開封人故捧日天武四廟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贈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毅武王公諱勝之妻敦武郎閤門祗候允迪閤門宣贊舍人允昌忠訓郎閤門祗候允亨之母也始毅武公居金陵聞夫人賢聘焉時毅武公已貴內外宗族甚夥夫

人入門皆宜之總治内事斬斬無一毫亂毅武敬焉毅武公甍强有力者抉前憾誣以事人為之慄夫人卒能與公直其冤而强有力者亦自愧也世以是知其賢毅武公既沒夫人拊育諸子甚至時以公所教諸子者督之不專於慈也莫年留意黄老道梵誦無虚日後毅武十有六年以乾道元年五月一日卒以其年七月壬子合葬于毅武公之墓實黄山之原銘曰維鵲有巢鳩則宜之維山有澤谷則躋之顯允夫人尚其似之命服有

煇帝則畀之胡不百年誰其尸之銘以告哀其勿毁之

徐氏墓誌銘

予同年友河間俞允成以書并其母徐夫人之狀遺予曰允成之昆弟四人先君先夫人嘗相其材而教之允成由是得爲士其供億而助之者先夫人之力爲多允成不天前未第之六年而先君亡令先夫人又棄諸孤允成自惟其無以報也願子銘其墓以慰允成無窮之悲余曰婦人無外事凡行于其家者人所不能知然覵

其子之端慤而文亦足以信矣乃第其狀而銘之夫人吴郡人父某世為吴大家年十八歸同郡俞君某夫人性儉慈其歸俞氏常恨不及事舅姑凡四時之祭雖病必親歷五十載如一日曰非是無以自盡他平居淡若無所營而家事秩秩無缺忽差接族姻以禮撫諸子諸婦仁而不私與婢僕語惟恐其傷之也自少已不喜為華靡事迨嫠居衣麄食淡學浮屠法雞初鳴起誦金剛觀音兩經雖祁寒盛暑不變疾既革誦經猶不輟其語

不亂以淳熙二年二月某日終年六十有八以其年十
月某日葬於長洲縣彭華鄉鹿山之原祔俞君之墓子
允成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允文先夫人卒允元承
信郎允功女四人二早卒仲適進士袁珪季適迪功郎
趙經孫光庭掞庭揚庭儀庭瑞庭銘曰臨化而湛如既
逝也不沈沈於冥冥之墟此竺乾氏之書如夫人者殆
庶幾歟

行狀

楊君行狀

君諱某字公才潤丹徒人君少警悟初入學受書比他兒三四時從義君方事生業而君之伯兄以病廢從義君嘗以事委君君治之悉如其意從義君才之未冠而家事無大小皆倚辦於君從義君没君之二兄曰自吾父時事已付君吾令日惟若從君力為經畫不十年而富倍從義君時君為人敏而毅人不可欺而不立町畦故人樂親之鄉閭有訟不決者嘗折衷於君君一言而

定君不專錮利歲饑出私廩以糶率下市估三之一而
無錢者貸之凡族人之貧者人士之無歸者塔廟之久
廢者君推財赴之如不及姊嫁而寡君收字其孤事姊
如母男婚女歸未始有倦色安於田里初無仕宦意以
顯仁皇后外家恩授監和州木石税未幾堂除監祕書
省兼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自徽時與君游以君才薦於
領殿前都指揮使事楊公存中辟充本司幹辦公事楊
公為御營宿衛使君又為其屬以勞差監鎮江府榷貨

務都茶場歲將及而有貴緣權要者奪而代之君不慍也君暮年得脚氣疾初不甚劇間語人曰吾歲周甲子又三年矣且吾父以是歲没吾其殆乎人皆怪其語不倫既而昇疾自城中歸中途趣行晡至家言語如平時夜未中而君没將没令葬於其母樊夫人之墓之側且揺手止家人曰吾中了了汝勿哭人皆異之來哭之者皆盡哀君累官至敦武郎妻印氏封安人子三人樗年右宣教郎櫟年承節郎栢年女一人未嫁孫三人思愈

恕君嘗自恨其不卒學問從後湖蘇公庠遊記其語以自警而擇師教子尤力樗年俱應進士舉再試於禮部以君之才使上有所援少見於世則其張施當不止此雖然人亦何必至公卿充吾之志仰足以養俯足以育族姻無間言鄉鄰無誚議則吾不旣足矣乎古之人蓋有為此者矣然則君仕雖不盡其用可無憾君之卒以乾道九年九月甲午其葬以十二月庚午在唐村之原去樊夫人之塋三十有五步孚與樗年游知君為詳敢

狀君之行以告當世立言之君子謹狀

盫齋鉛刀編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蠹齋鉛刀編卷二十九

宋 周孚 撰

文

慶七十赦書到祭諸廟祝文

兹者天子舉壽親之典施霈澤于四方詔名山大川百神之祀在祀典者守臣咸致禮焉敬以兹日告休于神夫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凡吏之所以供神者皆聖天子德之所寓也神其享之無忘聖天子之賜

天申節開啓文

長贏紀月神聖應期敬陳祝釐之儀少伸歸美之願伏願日新其德於萬斯年非世可量壽若西方之佛與天同久尊如南極之星

會慶節疏文

皇天育聖數適值於千齡良月應辰蓂尚餘夫八葉仰祈仙釋之眷以助邦家之休伏願皇恩周於華夷盛德同於穹壤東漸西被誕揚不殺之仁松茂竹苞莫紀無

窮之算

祈雪祝文

比以雪不應候有祈于神神惟民之窮不忍終弃乃庚子之夕先霰而雪神之心既憫民矣苟使麥復甦而疫不作吏亦將以牲酒答神之休神其圖之

祈雪文

麥已覆塊雪猶愆期惟農事之失中與冬溫之作沴恭惟仙聖大賜哀憐仰祈密霰之祥少著豐年之兆

祈雪文

今歲之災神所鑒也所望一麥以寬民憂而冬已過中雪不時降皇皇之民無所告訴惟神血食此方歷祀已久尚期降休以軫我民

祝文

吏治不善神降之罰爰作淫雨以害粢盛吏則有罪而民何辜清風時興陰曀掃除民之望也惟神圖之

祝文

夏既謁晴秋復禱雨神不爾責吏慙且羞惟神血食此邦民賴庥庇豈以吏之不職而棄所撫臨之氓伏冀哀矜畀之甘澤吁嗟之請神其鑒之

立春勾芒文

惟春之元國有常典爰出土牛以戒農事導迎善氣迓續豐年惟神之休神其鑒之

諸廟祝文

惟政乖繆以干陰陽祈雨與晴瀆神者屢矣神之聰明

宜降之罰今兹之雨豈吏之誠有以感神而應之也盖神哀矜此邦之民而眷存之故吏雖當罰亦赦而不之責神之恵大矣敬擇日以告

祈雨文

夏令将中農事已急苟時雨之不降恐歲功之或隳仰惟至慈俯徇羣願錫之三日之澤慰此一方之民

祝文

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歲之麥神恵大

矣苟雨應期而稲稪成則民始終受神之賜神豈忍於斯而敗之乎驅斥旱魃畀之甘澤神亦何辭之有敬擇日以告

龍潭文

聞之於古若歲大旱取虎顱骨納之龍湫雨則時降令白沙之田旱過半矣雖一再雨不盈膚寸歲已處暑而西成之期尚墮渺茫農民嗷嗷無所歸訴敢以所聞乞靈于神惟神呼吸陰雲布宣時雨邦人所傳蓋將千祀

尚其降鑒以福我民

迎龍文

日者以常暘之災有祈于神神不拒違賜以勺水蜿蜿蜒蜒以示靈變迨令彌旬雨一再作惟神既赦吏之愆而憫民之無辜矣然焦爍之害譬之積疴非藥瞑眩不能已也惟神不遺餘力有以大洗濯之若棟宇之新以表神之靈封爵之請以答神之勤吏亦不敢遺餘力也惟充有秋以無忘我民

靈嵓大聖文

雨暘之數雖職于神然神之于職不能無差失也非有以大慈悲心具大解脫力者為之先後不能導之必爾也此邦之人凶豐之期以大士為命者意在此也玆者之旱問諸邦人蓋十數年未之有雖吏治之不善宜有以得罪而民之喁喁者不可終棄也令大士旣憫之矣然一杯之水救輿薪之火民之心尚有冀也一雨三日洗濯焦槁耕耘之利尚十得其五蓋其為力也微而為

惠也廣惟大士有以終賜之也此吏之欲而民之志也

祭諸廟祝文

惟聖天子肇稱元祀咸秩無文命我有邦凡山川百神在其境内者皆加祭焉禮與敬可謂備矣神其體聖天子愛民之心使疫癘不作雨暘以時以福我民則神亦無所愧有司謹撰日以告

謝晴文

某為政乖戾貽災于民不能自屏乞憐于神神不我違

賜以開霽惟神之休吏則有愧

祝文

今歲盡矣而天不雪豈惟麥在田者不得發生而疫癘之災亦將乘間而作吏無以為計乞憐于神惟神大施惠於斯民使歲有以豐而災有以弭期已迫矣神其圖之

勸農文

太守之於爾邦行將去矣始至而旱民不粒食去歲僅

得中熟而追呼之擾出納之吝有愧於汝曹者亦多矣其將何辭以勉汝而汝亦何肯以其言為信哉然仲春之月勸農于郊著在令甲太守雖不敏其敢以已之慚于民而輒廢國家之典是以强與汝言汝亦當强聽之恭惟聖天子方畀服即康功田功凡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聖心未嘗忘也向者振貸之恩與令陂塘之令汝曹悉蒙被而奉行之矣當聖天子務農如此其可曳裾拱手自暇自逸使鄉鄰之間自為惰農罰雖不汝及

而恥則大矣春雨時至土氣震發柞芟發穮從事於畎

畝之間汝曹毋怠無忽

延知府辭廟文

某濫守此邦歲已兩朞茲者終更得脫明譴皆神憐其

不肖而陰祐之也今將行矣不敢不告

謁先聖文

某以諸生得位朝著奉天子命出守此邦人民社稷之

寄卒于厥躬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此嘗所聞於先君子

之言也某雖不敏敢忘斯訓

向漕到任謁先聖文

某濫蒙上恩將漕淮部幼學壯行敢不自勵食足於上民信於下於斯二者請嘗試之惟先聖先師實鑒厥衷

諸廟文

某不才蒙上推擇備員一路以嚴戢吏以仁撫民某不敢不勉區區之心神實鑒之視事之初敬以誠告

謝晴文

比控危誠仰邀靈施自知黷冒方切悚惶不謂時暘順行淫雨立止顧真蔭之所自豈鄙心之敢期更望鴻私克終大賜

謝雨文

惟大士庇于此方者舊矣此方之民雨暘之不若皆以大士為歸今歲將旱矣大士至州之三日而雨民𠠩懽呼去憂而喜大士之惠其將何報尚冀至慈不倦於施甘澤時至歲功有成此民之望而吏之欲也惟大士鑒

之

謝雪文

孟春方中時雪來應常暘為之退舍宿麥得以生苗仰仙聖之殊休慰農民之素望躬詣淨宇（道作真宇）以布鄙悰

蠹齋鉛刀編卷三十

宋 周孚 撰

雜文

自贊

寧瑟而不竽舍菀而甘枯株如杌如槁莫與濡陸沉於書袛以自娛斯可謂古之狷者而今之腐儒

勸農文

古語有之一日之計在寅一歲之計在春今春雨雪應

期麥苗芃秀天時已至矣調習耒耜疏導陂塘耕耨以時播種以法所謂人力者在汝曹而已汝曹勉之勿惰勿媮以稱朝廷重農之意而有司亦不敢有所興發侵漁以為汝曹之擾汝曹勉之

跋王嵒帖乾道八年十一月十日代作

臣守滁之十月全椒縣僧智淳以王嵒帖來獻且言向嘗刻石天慶觀中臣召道士王中勤問之信然臣又詢諸州人得嵒之六世孫進士王大亨言嵒晉陽人紫周

之攻淮南嵓適隸太祖皇帝麾下顯德四年太祖皇帝攻楚泗嵓實被命來此帖本藏其家政和八年始取歸禁中後以石本賜天慶觀迺刻而龕之端命殿之壁臣以周史攷之世宗攻楚泗歲月與帖所載合臣竊惟滁雖僻郡而司馬光常以謂太祖皇帝禽馘姦桀肇開王迹者實在此土較其難易與周之伐崇唐之下霍邑等當此之時凡執羈紲奔走從命者皆一時之傑嵓行事雖不可考然以其時儕輩推之蓋亦以材選者臣懼其

湮没故備載於下方且使㟁得託以不朽云

何山人求詩因書於詩卷

張舍人安國見吾詩欲求識面未果而死員著作顯道過潤或以吾詩示之員歎曰去鄉萬里今得交矣不浹旬而員暴亡吾詩之凶蓋如此唐小説建中間有人至朱方人必有禍遇諸塗多避之走後四百年吾來居此吾詩之凶與之合而避之走亦多矣獨何山人全不之畏求吾詩不已勉强寫此十數篇遺之且語之曰强食

自愛勿吾怨也向來二公皆宦達者吾詩或能爲之祟何之窮過于吾以毒解毒庶幾無患也

書張剛中詩卷後

欲作詩者當先讀山谷大雅堂記及書王知載集後湛思久之乃可下筆不可輒以己意自作律度也山谷贈後山詩云呻吟成聲可管絃能與不能安足言此詩之妙處但悟者少耳辛卯人日因讀此册竟書其後

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

言不中律行不適實惟德之疾以令之學思古之德唯疾之藥凡吾之歉攻不遺力追其去矣吾膚白碩癯憂未亡正氣以殘小過不作大德可完中無所愧其體則胖祝子無止豈惟幼安

跋高麗李司業送彭顯道詩後名寅

金富軾其名見於大觀中徐兢奉詔所作高麗録李深詩詞亦可觀顯道以孤身要萬里之功中道而躓談者惜之今須髮將白與之語雄傑之氣略不少衰男兒功

名遂亦在老大時顯道其自愛

跋童壽卿所藏蘭亭

是非公論久而後定往時定武兩民家俱有此本初不以為重元祐中此本遂為首冠蘇門下米禮部家各有本自以為可以淩躐而書家終不許之也兵火之餘古刻湮沒反復觀之廢卷三歎

跋鞠城諸銘

右鞠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喟然曰此雖禪閣之義疏

而題萍鄉壁文之别録也世以決曹為冗官而憚為之自漢之儒者唱此説世之士大夫能脱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退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憚其為而强使為之則視成於簿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怪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者同科余方學為政焉凡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者陳翁以此相示三復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

宋景文公言朴無樸音惟俗以為樸耳㸔上人

作庵以是名之而求銘於予葢旣有銘之者矣故為之銘

吾聞萬法俱目中翳一法本亡而况字義予名斯庵云何其音請置其跡而觀以心寄明於晦處清以濁如輪困木不雕不斵古人讀經章句或誤勤而不已卒以是悟此庵何在在東院西為虵畫足而吾銘之

代延守祭趙馬軍文

辛巳之秋狂虜渝盟侵犯王略其來自汝潁者葢數十

萬衆而公嬰其鋒力戰上蔡蔽遮荆襄使卒無擾者緊公之功上初即位收攬英傑舉鄂渚之師而盡以畀公撫摩士卒凡歷五朞恩如冬日威如秋霜而寛猛之施兩得其中歸掌環列寵以節旄上之注意愈久而愈隆公雖老矣如漢充國年八九十而巍巍堂堂尚足以威遠而懼戎人皆望公輔明天子復祖宗之境土與周方名相為長雄今遽如此故天下之識與不識者咸有疑於造物之工況如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

携獎予至以其名聞於九重入對便殿出守兩郡上之心非公是信則愚庸之跡尚在泥塗之中訃音之聞義當執紼以從輿人之後而拘於簡書其願莫從佳城鬱鬱不可得而見矣臨江長號而涕流于胸

代延守祭叔

以公之才遇聖天子一歲九遷未見其止忠蹇自將世濟其美謂當百年永侍丹扆壽胡不遐而遽止此丹旐翩翩歸柩故里朔風助號行路出涕跪陳此詞淚落如

水

由己齋銘

浚儀趙從之名其齋曰由己而濟北周孚爲之銘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惟其自畫卒爲丘陵尅意于聖魯之君子以退爲進未見其止子是之學不惰不踰如瘻思起如農望秋惟蒙故明惟常故久我欲如是誰掣其肘彼陋巷翁是爲吾友

蠹齋鉛刀編卷三十一

宋　周孚　撰

非詩辨妄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為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為子貢敘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

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閒先出學者

却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既晚出則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

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

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

若之何右韓而下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為詩箋本毛氏以毛公

先為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蒙蒙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為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者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真偽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

之所序衛宏之所集録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惡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敘故樵詩傳亦皆有敘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追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為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於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彖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彖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彖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彖象也蓋自為一篇題其首曰彖曰象也其初無彖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彖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為雷巽為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為已所述者為彖象也

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桁孔子之言為彖象不可不辯也蘇子之説云爾然則謂孔子賛易之書為彖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疑於聖人是毆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為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亾矣不知韓氏世有得者乎

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為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於

緜自土漆沮以為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間

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慎之至也鄭子未見齊

韓而遽弃毛氏不幾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

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尚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

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為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弃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

謭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前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為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為諸侯王為天子也

鄭子曰以芣苢為婦人樂有子者據芣苢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為

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芣苢之作興所采也如後人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之詩以述一時所釆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芣苢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産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芣苢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釆之柰何以爲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豈以異

於先儒為功乎

鄭子曰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為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寓衛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奪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為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為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為譚人之廋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隰之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濕曰隰

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知今叙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衛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秦象武也何義乎

鄭子曰凡制文字不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虫之風雅本烏鴉之鴉頌本頌容之容奈何叙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為雅雅為頌乎唯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

頌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諭也

鄭子曰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螽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螽斯羽

者謂螽之此羽爾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爲辭者如菀彼柳斯弁彼鷽斯是也而以訓螽斯則不可葢螽斯或謂之斯螽豳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襛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下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吾偶也則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

曰下嫁

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為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為莊姜詩葢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肯言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為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葢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廢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言淫亂故以爲公子頑也

非曰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爲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爲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爲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奥豳七月也王城即

東周也豳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黍離為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衛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名哉周謂東都為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雜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

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强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惟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敘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為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已無譏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十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

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愼之至也揚雄氏有言曰書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此檜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即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丘東門之枌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叙者但本謚法而言之耳

非曰安知立謚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謚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公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為言此據迹而言

非曰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謚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謚則幽僖之謚安知其不本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

詩序不為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候人為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蜉蝣為刺昭公昭公之實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

公故為衛宏所寘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可經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說之不通也故又為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敘而不顧其自相抵梧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盖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叙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爾

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既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通也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

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聽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蠹齋鉛刀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蠹齋鉛刀編卷三十二

宋 周孚 撰

非詩辨妄

鄭子曰作叙者以陟岵之人做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擬楚茨崇丘胡不擬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做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旻詩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為題更無他義叙者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戾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説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誦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三來使魯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

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弃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曾有兩

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襃

氏烕之且平王東遷于王城故以鎬京為宗周

非曰烕訓滅爾非實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

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

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為宗周蓋當時諸侯朝

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鄭子曰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九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即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叙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丘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其為辛卯則是

以杜預為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為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國州國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彼從者欲以成其為莊

王詩也且桓王之八年以東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即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于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無篇中之義故作叙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内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暴公蓋外諸侯入而爲王卿士者如虢鄭武公之流非畿内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已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桑柔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名旻見於詩明明如此尚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之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為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軻氏言之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

非衛宏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

後能盛以興兄弟不遠弃而後能親

非曰葦之為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為比耶興耶以為比則不類以為興則鄭子又以為比也為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

鄭子曰毛鄭輩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曰識理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興見關

雎在河之洲或興感雎鳩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於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諭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為興則曰翩彼雎鳩足矣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摯摯也且其言曰設若興見鷙鶴則言鷙鶴興見鴛鴦則言鴛鴦蓋其所學止於此

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

也鄭以謂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鄭子曰鳥獸草木之學惟陶隱居識其真如爾雅錯失尤多

非曰鄭子以華為萎蔄即爾雅所謂華蔠蕭也鄭子以荷華為芙蓉則可以為木芙蓉則不可取其義而

弃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周頌之序多非依倣篇中之義爲言乃知所傳爲真

非曰周頌以其不依倣篇中之義故鄭子以爲所傳者真且六亡詩已火秦漢儒何所依倣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倣而有序則諸序不出于漢儒明矣此吾詭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泮宮即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馘於此何爲哉

非曰鄭子以泮宫為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之辭也此魯人頌僖公之語爾猶書曰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且其詩曰在泮飲酒然則廟中而飲酒可乎

鄭子曰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髙宗爾故商頌以為祀此三君焉

非曰孟軻氏言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可言惟此三君

蠹齋鉛刀編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蠹齋拾遺詩

宋　周孚　撰

次韻答周子友同年

窮年蠹魚癡吾伎止此耳圯下一編書宜州老太史欲追千里駕竟作一簣止隔江招手處此事付之子秋蟬蛻寒林祝渠從此始

寄庭藻

霜風凜凜戰征帆夜月船窗許對談當日心期付張八

莫年詩筆憶陳三玉難售楚真堪歎竽解欺齊竊自慙

垂橐歸來未糊口更煩米價問淮南

偶成戲朱元禮

姚魏匆匆已過時山丹萱草不禁詩回頭笑問朱都史

玉葉霜花恨較遲

代作高氏令人挽詞

哀訃馳千里荒詞侑一尊潘輿春事改衛幕舊儀存公

子悲懷橘家人記采蘩傷心南埭路愁看莫雲昏

自愧十年舊飽聞林下風嬪夫冀缺敬教子范滂忠遺跡風驚燭芳名月滿空憑誰相萬挽第入召南中

題三睡圖

穀雨晴時春晝長鷓鴣啼處百花香誰能為喚渠儂起共對東風笑一場

贈王履方

王郎駸駸巴馬子歷塊過都心未已向来上書欵天關肯使佛貍飲江水長戕小字寄我詩祝君窮達自有時

縱貧不礙草玄樂至老勿起沉湘悲

送日新

昭代知名易中年話别難我方安句曲子莫貸樓蘭鶴料從何給鷗盟想未寒塵埃雙白髮從此更彫殘

次韻德裕紀夢

十年黄鵠山南寺汲水煎茶識大蘇忽作遼天驚鶴去同堂誰念老申徒

山下寒沙咽暗泉故人何在又彫年從今祇合逃禪去

老境如蠶已再眠

九曲新詩誰解續令人氣短北窗前聞君近得丘遲筆不墮斯文信有天

次韻送師廷珎忠州學官

踵門人已笑邢吏話因依我技真呈拙君材自造微一官俱蠹簡兩地各鶉衣踏遍江南路扁舟今又歸

次韻王南仲

長安冠蓋地子别竟誰依又復嵗華晚尚應生事微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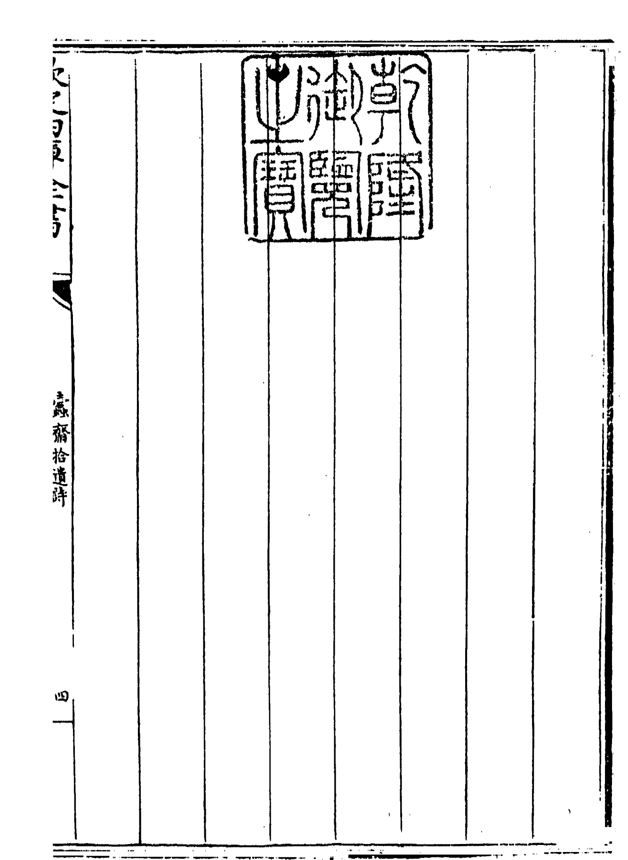
漓寧可醉敝垢不堪衣定憶巴山路春風聽姊歸

有懷容州杜丈

邦公老孫子晩得兩朱輪宵旰方今日論詩欠此人應嫌江月冷却看嶺梅春北雁不能到音書何自頻

贈沈子顒

趺坐寒窓墮夕陽向時五鬼未銷亡方穿顧子猶名士杜尺嗟吾亦漫郎未暇共傾元亮酒試来重譜蔚宗香三生蠹簡猶餘債為語平生盛孝章


乾隆御覽之寶

蠹齋拾遺詩